



話夢集 春明夢錄
東華瑣錄



何剛德 著

話夢集
春明夢錄

沈太侔 著

東華瑣錄

北京古籍出版社

(京) 新登字 2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梦集·春明梦录·东华琐录/何刚德, 沈太侔著; 柯愈春, 郑炳纯点校.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5

ISBN 7-5300-0103-5

I. 话… II. ①何… ②沈… ③柯… ④郑… III. 地方史—北京 IV. K 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3624 号

話夢集 春明夢錄 東華瑣錄

何剛德 沈太侔 著

*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广益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大32开本 6.5印张 114 000字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5300-0103-5/K·52

定价: 7.80元

前記

姜德明

《話夢集》和《春明夢錄》，各兩卷，爲民國年間刻印的詩集和筆記，皆記清代宮廷掌故、風俗和人物軼事者。作者何剛德，字肖雅，號平齋，福建侯官縣人，生于清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卒于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光緒三年考中進士後，曾任吏部司務廳掌印，後升侍郎。歷任京曹十九年，又外任江西建昌及江蘇蘇州知府。民國初年曾任江西省內務司長、豫章道尹，一九二二年六月兼代江西省長，同年十月被免職，此後即隱居上海。著作除《話夢集》外，尚有《春明夢錄》、《郡齋影事》、《西江贅語》、《客座偶談》、《家園舊話》五種，總名爲《平齋家言》。光緒末年刻有《平齋詩存》三卷、《平齋詩存續編》三卷；民國間刻《平齋詩存再續編》二卷、《平齋詩存三續編》一卷。據稱何氏民國間的刻本，都是張壽鏞先生在上海爲他刻印的。

《話夢集》刻于乙丑年（一九二五）。筆者最感興趣的是上卷收有《春明記事》詩，下卷收有《嘆舊懷賢》詩，都是作者回憶爲官時出入宮廷的見聞，非道聽途說者可比，誠如他

自稱：「雖僅一鱗半爪，然五十年來世變，亦可於此存其概已。」

如同談其他有關北京的風俗雜事詩一樣，我並沒有忽畧作者在詩後的附筆。《話夢集》幾乎每詩必有注，這是一般風俗詩或竹枝詞所習見的，讀者並不嫌其繁贅。如作者曾經督管皇家建築的修繕工程，當他在皇帝婚配時用的交泰殿勘工時，發現殿中供有大佛一尊，不知何解。這就給研究故宮史的人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關於承德的避暑山莊，詩中說：「避暑偶尋行樂地，翠華歲歲倖離宮」。注中不談皇帝在此從事政治活動的堂皇目的，而祇講爲了尋樂：「《宮史》藏于宮中，外廷不及見聞。祖訓極嚴，起居飲食，各有規矩，不容違犯。若駐蹕行宮則不拘此例，故熱河避暑山莊規模甚壯。後來移蹕圓明園、頤和園及三海，無非苦宮中過於拘束，而托避暑爲名也。」這就比官樣文章讓人信服。又如寫慈禧的六十壽典：「慶典堂皇飾太平，九衢蹕路噤無聲。景皇前導諸王退，靜看慈輿緩緩行。」注曰：「金輦以百二人舁之，甲午欽后六旬聖壽，德宗在金輦前步行，諸王公捧如意前引，皆側身卻行。」如此具體而微地描寫宮中禮儀，如見光緒皇帝的神態身影，如果光看詩何以能如此傳神。

《嘆舊懷賢》詩主要是記人，如有關薛福成的詩注寫道：「……在京時，與余情意甚殷摯。余欲從之學，公曰：『洋務亦須有二十年功夫，方能精到……』」又云：「公嘗言將

來陸戰海戰之外，必有雲戰。今飛機盛行，其言驗矣。」這些片言隻語，都出自朝廷重臣之間的閒話，也許在正史中是不易見到的。詩中寫到的人物，凡與作者接交較密者便感到親切可信，反之則顯空洞。詩中有懷李鴻章、李鴻藻的詩，後者官吏部尚書，正是作者的上司。作者以爲李鴻藻平時工作勤懇，是個老成的典型。寫李鴻章曾以直隸總督的身份隨皇上赴東陵，作者也在側，注中云：「公嘗與余言，御史一竅不通，妄議國是，將來都察院非撤不可。且謂：我此後服膺老子，絕不爲天下先。公時以中東之役異常憤激，言因有發也。」作者出守建昌，過天津時又謁李中堂：「公謂建昌昔曾駐兵麻姑山，樹木極佳，風景依然在目。」這些記載雖簡畧，卻出自心聲，頗能顯示人物的性格，讀來不無生動之感。此外，作者的詩中還寫到沈葆楨、榮祿、翁同龢、張之洞等人物，莫不是近代史上的名流，史料價值亦高。寫張之洞的詩中有一句：「京朝滯迹久知名，商賈城南有頌聲。」借前門外一帽舖的伙計口吻，極口稱道張買物不還價，過節不欠賬云云，恰是從市井里巷的角度來描畫人物，堪稱側面襯托的手法，自有其聰明之處。

《春明夢錄》兩卷，早刻于《話夢集》兩三年，因是筆記，夾叙夾議，娓娓動聽。其中涉及有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等重大史事，也涉及了宮廷典章制度、科場見聞等。由于是回憶前朝之作，落筆時禁忌也少。如作者寫了光緒皇帝召見作者三次的經

過，地點都在乾清宮，時值德宗親政時。當時君臣之間的問答，一一實錄，如臨其境。慈禧太后重復臨朝時，在頤和園作者又蒙召見。太后與皇帝隔桌同坐一炕，慈禧先問他福建民教情況，續問礦務能否發達。旋又問他在江西任職幾年，江西各府的情況如何？還有義和團之亂的情況，地方上如何被擾，又是如何結束的等等。當時慈禧曾經嘆息道：「中國自海禁大開，交涉時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誤聽人言，導成今日局面，後悔無及。但當時大家競言排外，鬧出亂來，今則一味媚外，又未免太過了。時事艱難極點，全賴大小臣工苦心對付，無過不及，才能免此危局。江蘇地方事，也不是好辦的。……」又問光緒：「皇帝有話說否？」德宗祇說：「汝可下去。」……以上或有為慈禧開脫處，卻極富現場感，分明可以看出慈禧與光緒之間的某種矛盾以及兩人不同的語氣和神態。又一條記載光緒初親政時，因畏冷，在殿門裝有一片玻璃窗。慈禧太后聞之大怒：「皇上年少，何至怕冷如此？況祖宗體制極嚴，若於殿廷上裝起玻璃窗，成何樣子！文宗（咸豐）晚年患咳嗽，亦極畏冷，引見時以貂皮煨膝上，何等耐苦？」終於還是撤去了殿門的玻璃窗。慈禧太后一副盛氣凌人的面孔，真的是活靈活現了。當然這也是個表現人物性格的戲劇性場面，這樣的筆記，又何止是治近代史者所樂見？

《東華瑣錄》，沈太侔著。多記舊京遺聞掌故，里巷民俗，更加詞章雅馴，不失為一

部史料及藝文價值俱佳的筆記。由于作者的身份所限，他更注重民間見聞，如寫二閘風光：「都門昆明湖長堤，例禁泛舟，十刹海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閘遂爲游人薈萃之所。閘在東便門外，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簾畫舫，酒肆歌臺，令人疑在秦淮河上……」但是，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末，作家沈從文寫《游二閘》時，情境荒涼，河水已臭不可聞，今更無踪可尋。又寫工部的燈景者：「舊制六部皆有燈，惟工部最盛。門內燈彩四環，空其壁以燈填之，假其廊以燈幻之，且燈其門，燈其室，燈其陳設之物，是通一院皆燈世界。」類似情景，不少都是作者幼時的親見，爲他人所未道。轟動一時的振貝子私納女演員楊翠喜一案，涉及清朝官府的腐敗，當時任商部尚書、御前大臣的載振被迫向光緒和慈禧具疏乞罷斥。作者引錄其疏文，並稱：「婉曲微妙，文詞斐然，聞捉刀者，泗州楊杏城士琦也。」這些材料也都是在有關的著作中不易見到的。當然，書中所記傳聞也未必全部如實，這也是舊時一般筆記中難以避免的。

《話夢集》及《春明夢錄》爲柯愈春同志點校，明顯的錯字均已改正。柯君業餘從事清代詩文集的研究，於清人著述情況所知甚多。《東華瑣錄》爲鄭炳純同志點校。鄭君爲琉璃廠販書人，所見頗豐，又雅愛文墨，志在編撰。《東華瑣錄》絕版已久，極罕見。關於作

者沈太侔及有關版本情況，鄭君在點校完工之後寫有「校點後記」，此處不贅。

感謝北京古籍出版社多年來爲保存舊京史籍做出的貢獻，本書的得以出版仍歸功於他們的遠見卓識。限于筆者與柯、鄭二君的水平，如有標點、校改中的疏漏和不當處，望讀者不吝指正。

一九九三年五月

目 録

話夢集	一
春明夢錄	五五
東華瑣錄	一四二

話
夢
集

序

列子之說鄭人也，曰《蕉鹿夢》，呂翁之醒盧生也，曰《邯鄲夢》，東坡之遇鱸婦也，曰《一場春夢》。夢其所夢，人生固一大夢歟！雖然，夢無痕也。古人以詩傳之，則無痕而有痕矣。自三百篇、古樂府，迄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無一非古人之詩，卽無一非古人之夢痕也。余自逾冠通籍，迴翔京外，閱四十年，今舉平日所聞所見，及素所周旋胥接者，隨所觸而綴之以詩，亦誌余已然之夢痕耳！或有譏余爲夢囈者，不知彼所謂囈，亦卽彼夢之囈也。無論我夢彼夢，不越一夢而已。編既成，爰以話夢囈其端，屬刪氏焉。乙丑孟春肖雅何剛德識於平齋

話夢集卷上

春明記事三十二首

壬戌冬，曾有《春明夢錄》之作。惟志來記性銳減，採輯多未

周備，且有事涉瑣屑，未及收錄者。今因記憶所及，隨興各錄以詩，仍仿前人雜事詩之例，敘事實於詩後，聊補遺佚而已。

殿中禱雨禮維度，塑像安排佛與仙。大德曰生顏額在，分明取義在承天。

大高殿在神武門外，爲皇上祈雨之所，意所祀必爲天神。及詣廟，見所供均仙佛，殊不可解。

昭顯宣仁雷與風，凝和時應雨雲通。修雩禮獨從隆重，三廟釐然別一宮。

風雲雷雨廟，爲統稱之名。其實，雷曰昭顯廟，風曰宣仁廟，雲曰凝和廟，雨獨曰時應宮。

奉先思孝惕宸衷，忌日明虔肸蠁通。循例百官俱素服，禮文不與壽皇同。

國家忌辰，在奉先殿，素服行禮。若誕辰，則在壽皇殿，不著素服，卽俗生忌死忌之別。

成禮曾聞重大婚，顧名不信說無根。誰知內殿清嚴地，趺坐依然佛一尊。

交泰殿在乾清宮後，相傳爲皇上大婚成禮之所。余勘工時，見殿中仍供大佛一尊，不知何解。

竹笠番僧備送迎，梵宮畚築促觀成。我來循例完公案，歡喜參禪不繫情。

雍和宮爲憲廟潛邸，改作年久，時有工程。余往勘工，寺僧出迎。紅教喇嘛僧，戴竹笠，紅頂，衣紅。黃教用金頂，衣黃。後宮聞有魔女像，余未往觀。

贊箴几誦古遺風，禮法精嚴勸聖躬。避暑偶尋行樂地，翠華歲歲幸離宮。

（宮史）藏於宮中，外廷不及見聞。祖訓極嚴，起居飲食，各有規矩，不容違犯。若駐蹕行宮，則不拘此例。故熱河避暑山莊，規模甚壯。後來移蹕圓明園、頤和園及三海，無非苦宮中過於拘束，而託避暑爲名也。然秋冬仍當還宮，不能久在外駐蹕也。

東華曩歲憶從公，儲位名存事已空。寂寂院門人迹罕，前星黯淡掩青宮。

阿哥所，在東華門內，開爲阿哥讀書之所。阿哥卽皇子也。同、光以來，儲位久虛，故所亦閒廢。

名場艱苦要親嘗，數典前王未可忘。聖主飛龍占巷遇，綠槐如蓋尚高張。

貢院龍字巷，余會試第二場卽坐此。見第三號硃書一「龍」字，虛無人坐，云是純廟當年借舉子名人閑坐處。後檐有高槐一株覆之。

首都試院棟連雲，斥帑鳩工急運斤。觸盡有明亡國忌，終教掃地痛斯文。

京師貢院，明季重修而國亡，清季重修國未亡而科舉廢。當議修時，固力斥迷信也。

居然移禍到詞曹，晦兆文星痛此遭。守土昌黎應有責，西園翰墨已羶臊。

翰林院院址，於拳亂後劃入各國使館界。內院舊祀韓文公，相傳文公爲翰林院土地。

慶曲堂皇飾太平，九衢蹕路噤無聲。景皇前導諸王退，靜看慈輿緩緩行。

金輦以百二人舁之。甲午欽后六旬聖壽，德宗在金輦前步行，諸王公捧如意前引，皆側身卻行。上公異數壓朝紳，玉牒宗支爲展親。持較諸王恩稍殺，殆如九錫寵勛臣。

八分公者：清制，公爵曰鎮國，曰輔國，然有「人八分」、「不人八分」之別。八分者，即許用寶石頂、團龍褂、開氣袍、紫轡、朱輪、門釘（門上密布巨釘爲飾）、茶壺（出門有人佩大茶壺，形扁，高廣逾二尺）、家將（家丁，有頂帶），謂之人八分公。不人八分公者，即不得用此八分。

演禮分明攝至尊，名之曰遣語何渾。冠裳九品資承乏，深意當時殆有存。

郊廟祭祀，先期代皇上演禮者，用九品官服制，呼之曰「遣」，不知何義，特相沿如此耳。

卿月高寒望渺然，班躋五品若登天。郎官應宿欺人語，九轉丹成總不仙。

「九轉水晶宮」，京曹諺語也。舊制：各部員外郎，秩五品。由主事升員外郎，遞升郎中、御史、掌道御史、給事中、掌科給事中、鴻臚寺少卿、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升官九次仍是五品。五品，例戴水晶頂，故謂之九轉水晶宮。

排比鋪張重一時，龍門筆法棄如遺。衡文無計評優劣，只重篇終八韻詩。

京中諺語曰：「翰林院文章，鑾輿衛刀槍，太醫院藥方，驛馬市皮箱。」謂虛有其表，不適於用也。翰林院文章，固近鋪張，且拘以字數，名曰館閣體。故考試時閱卷，除比較小楷外，多以卷末試帖詩定去取。

刀光淬雪斂鋒鋦，後擁空擎豹尾槍。警蹕威嚴仙仗列，飾觀不爲備非常。

「鑾輿衛刀槍」，即俗所謂鑾駕也。御駕出，隨後必有豹尾槍數排，其餘仗設不必全備。故鑾輿衛刀槍，半有名無實。

請脈醫官按憲綱，龍宮金匱要尋章。絕無可灼紅丸弊，此卽天家肘後方。

「太醫院藥方」，皆由院使主筆，引經據典，不能以意爲之。醫官診脈，謂之請脈，亦以官階大小爲序。

糊紙塗朱髹漆膠，女兒黃竹笑難消。世間儘有麒麟植，持與朝官當冷嘲。

「驢馬市皮箱」，以木片糊紙爲之，外施朱漆，細察始知其贗。

平頭甲子積資深，引覲猶勞黜陟心。爲恐老郎筋力敝，衰庸未許濫朝簪。

老人班者，京察人員年過六十未得一等者，作爲老人班引見，分別照舊供職及原品休致。

拜恩九叩共朝天，捧紙王公出殿前。睨鼎有人心太熱，爭先快覲越班聯。

殿試題紙：試日，貢士三跪九叩，謝恩畢，監試王公在殿前頒發。心熱鼎甲者，急於見題，每越班先起。其人以

京官子弟爲多。

御筆神摹墨未乾，榜諸殿柱便傳觀。今朝更覺龍頭貴，莫作尋常視草看。

朝考題紙：先有御書一小紙，由王公捧出，交狀元謄寫，黏於殿柱。

三銓選格失調停，鮎竹功免滯典經。衛陸聲華誰繼美，於今紫極黯前星。

「二洗萬古」，京曹諺語也。翰林轉到詹事府司經局洗馬，升階便滯。人因「二洗萬古凡馬空」之句，嘲之曰「二洗

萬古」，亦以清朝不立東宮，故官制不甚介意也。衛玠、陸機，俱官洗馬。

貳我成均詔語優，如何蹭蹬竟生愁。師儒莫作窮途歎，不見陽城刺道州。

「大業千秋」，亦京曹諺語也。國子監司業升階之滯與洗馬同，故人以「大業千秋」對「二洗萬古」。

開國朝官坦率多，行行不似八騶呵。雙環柱上嵌殘鐵，說是當年繫駱駝。